

西霞桥的白鹭



白鹭。叶朝晖 摄

■吴辉

西霞桥的白鹭是一只的。那个冬日的午时，我一个人站立在西霞桥上。我记不得我是从哪里过来，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行踪。但我可以肯定，我在西霞桥上的驻足，是因为我可以晒到暖阳的同时，还可以吹拂到贴着河面从北到南的凉风。我曾经无数次驻足在西霞桥上，这样，我可以避开拥挤的人群和车水马龙，暂且躲避在这一方逼仄的空间里，如同只身潜入梦想中的“桃花源”，像那只白鹭。我可以在晨曦中，也可以在黄昏里；我可以在晴暖中，也可以在阴雨里。我不只是僵硬地驻足，我有我灵活的眼睛和多情的心灵。我可以缓缓地抬起头，看到不远处西岑山上的西塔，它的孤独，只有塔顶上那片忧伤的云

才知道，那是一片流浪云。哦，我忘了，还有那只白鹭。

我可以慢慢地低下头，看到河面上的老人亭、不羁的木船，有些破旧，还有偶尔漂浮着的垃圾袋。垃圾袋顺着河水漂流，不知命运如何的它，心情是白色的，也有灰色的。我希望在晴暖的天气里，在午后，阳光或许就是为了等那一刻，生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。那时，西塔有了自己的生命，倒影在水面上，仿佛有了快乐的模样，这样的时刻是不多见的。一只白鹭，或者数只白鹭，那时，栖息在西塔顶上，和河水一起幻灭着。

那只白鹭，在那个冬日的午时，趁着我的无所事事，轻盈地飞过了我的头顶，飞过了西霞桥。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它，它也丝毫没有惊扰到我，安静地如同脚下的西霞桥。我能看到它着一

身的白羽，细长的双脚，在阳光里，在风里生长着，这是一只不大的白鹭。我相信它还要生长，这让我意识到，我的衰老已不可避免。

它并没有磅礴的飞翔气势，这不同我在高原戈壁上看到的雄鹰，大自然中的英雄，它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人类的渺小。可是，白鹭是属于江南的，深蕴纤柔婉约的气质，它的前世应该是一位女子，应该居住在江南的女子。它用双脚在水面轻轻地一碰，水面旋即漾开了一层层的波纹，然而它没有停留，又向上飞去，它的飞行是自由的，这个风里的尤物，尽管形单影只，但一切都是那么的优雅。

当风再次吹拂过来时，它已没有了踪影，留在时光里，还是不远处西岑山上的西塔，还有将继续赶路的我。

纸质的情人

已经5年，平常T恤互穿，唱片也堆在一块儿，但他们的书却是分开的，一个放在阁楼的北头，一个放在南头。在安妮看来，书是不能放在一起的。每一本书都是昔日的一段恋情，就算最亲密的人不能分享，每一本书都收纳了一段时光，《叶芝诗歌全集》，安妮曾在德鲁姆克利夫教堂的坟场朗读过，在叶芝的墓前，那个阴沉的下午；《艾略特诗选》，上面有“格里·奇弗斯最佳的祝福”的题文，只要一翻开，乔治就会想起波士顿棕熊冰球队那个该死的守门员。

有了一个孩子之后，乔治决定把书合在一块，但该怎么摆设呢？两人为此吵了起来，安妮对乔治的分类法很不满意，黑色幽默作家品钦的书和柏拉图的书放一块，让她牙根发酸。乔治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作家内部也按年代安排吗？可是没有人能够肯定莎士比亚写剧本的时间呀！”安妮吼道：“我们知道他写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时间比写《暴风雨》的时

间早，我就要把这些也在书架上显露出来。”因为这次分歧，乔治后来说，他很少郑重考虑过离婚的事情，但那是其中的一次。其实，安妮很担心自己的书被胡乱分开，她怕自己再也不能抚摸到熟悉的颌骨、耳垂、脊背——那个秘密的异性。最后，两个人的书还是被摆在一个架子上上了，这很让安妮忧虑，她一会觉得这些书带有自己的味道，一会又觉得乔治的书夹杂在其中，气焰嚣张，正一步步侵略她所有的一切。乔治去纽约的时候，安妮还怀着报复心读了他的《与查利一同旅游》。

现在，我也有那种担忧，因为交上了女朋友，她和我一起住。房子倒是越来越干净了，但是，书却东一本西一本——那是她看书的习惯。最让人讨厌的是，我的书还被胡乱堆在一个纸箱子里，不过也好，那样她就不会发现书里面很多的小秘密。《蒂凡尼的早餐》，192页，那张略微发黄的信纸。

「序与跋」

生花妙笔绘古城

■刘文起

王纪芳、吴应钿的新著《古城故事多》，是一本蒲岐古城的百科全书。它包罗了蒲岐老城的历史掌故、风俗人情、街名地名和蒲岐近代五行八作的名匠名人。照理说这种资料性的史类书稿，对文学性的要求不高，只要字顺文从即可。对作者立意的要求更是不提，情感藏在笔锋里就好。可我读此书，并没有读史料的枯燥感觉，却有故事可读性的愉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书除了知识性外，更有丰富的文学性。故我在文章的标题里，除了用“生花妙笔”形容外，还用了一个“绘”字。为什么用“绘”字不用“写”字呢？因为“写”是单色的，而“绘”呢，那是彩色的，五光十色的。

它的五光十色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内容翔实庞杂，历史地记录蒲岐古城。纵观全书，凡70篇。内容涉及蒲岐的风俗人情、历史掌故、街名地名、传奇人物，是一本过往蒲岐的百科全书。对外地人来说，《古城故事多》是蒲岐古城的普及读本；对本地人来说，《古城故事多》又是一本温馨的历史记忆录。看了此书，可想起本地许多的古人、故事。全书从蒲岐古城的来历说起，到蒲岐的俗语结束，中间有蒲岐老街老城的景点古迹，五行八作名人名匠，四时八节的民风民俗，是一部活着的蒲岐近代史。我认为，评价一本书是否有价值，并不应该只看它是否原创，是否畅销。关键是看它有没有独到的思想和意图，看它对读者有没有价值。而本书让读者看到的，是一个立体的历史的蒲岐古城，其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了。

二是文笔干练生动，文学地描绘蒲岐古城。一般的文史资料，对文笔和文风是没有要求的，能表达即可。故难免让读者不忍卒读，产生审美疲劳。而《古城故事多》一反常规，跳出巢臼，不但文字生动，文风也活泼洒脱。作者写作时，心中有大背景，下笔能把握小细节，小细节又能勾出大背景。比如每文写一事，开头总从历史上某事、某人、某文、某诗作引，由大及小，牵出蒲岐的某个风俗、某个古人、某个故事。如《夜半梆声今不闻》一文，开头从张继的《寒山寺》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诗句说起；《祈雨谢雨祭上天》从我国古语“天旱不雨行祈雨，多雨不停行谢雨”说起等等。除了开篇的由远

到近、由古到今，结尾处也往往由今到古、由近到远。比如《祈雨谢雨祭上天》中，联系到澳洲土著和俄罗斯先民天旱时聘请法师祈雨的风习，及引用《乐清县志》《蒲岐地方志》中的内容；《建房上梁抛馒头》文后，又附了《蒲岐祭梁歌》；在《蛎蛎吃法有名堂》文中，引用王十朋的诗等等。这些都可看出作者远征博引的科学精神，和广阔的文学视野。

《古城故事多》的文学性，还表现在故事的多样性和叙述的艺术性。书中的故事，都是蒲岐古城独有的，许多是我们闻所未闻的。比如《钹关名称是何意》说的是最早的税关，是明朝设置的；比如“荡秋千”为何叫“打秋千”等等。不但是普及知识，更是了解蒲岐的历史。还有，书中的故事都是有趣的。比如描写风俗人情的故事、传奇人物故事、海鲜养殖的故事等，都很有趣。而对这些有趣的故事，作者的描写又是生动的。比如《跳鱼如何找配偶》，写得很详细很生动：“洞房建好后，雄鱼开始向成熟的雌鱼求爱。相中雌鱼后，面对雌鱼，左右摆动身段。雌鱼向左它随左，雌鱼向右它跟右，表演求偶舞来吸引雌鱼。为了增进诱惑力，雄鱼还能将自己的身体从土褐色变成较浅的灰褐色，与黑黝黝的泥土色形成反差，想博得雌鱼的欢心……”这哪里是写鱼，简直是写人了。

写鱼这样，写人也一样，写出他的与众不同来。比如《唱词名师进顺仙》，说他乐清县东话唱词，而不是常见的用瑞安腔；说他能唱专词，如新婚词、头生词、乔迁词、祝寿词等，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了。比如《接生能手朝猷娘》，她的特点是，接了个男儿，说他将来会中状元；接了个女儿，说她将来会嫁状元郎。比如《十字街口小吃摊》，说忠平嫂的灯盏糕不但好吃，而且还会代工等等。书中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，个个呼之欲出。

总之，《古城故事多》一书，作者在写作上，能做到心中有大背景，下笔能把握小细节。小细节又能勾出大背景，娓娓而谈又随处埋下小关子。在文风上，能做到史、地、诗、文的博通，下笔舒展潇洒。在立意上，有现代意识，能与历史切实比附，得出引人深思的看法。这就不容易了。有人说，史类书稿在“有种、有趣、有料”三个标准中能符合一个，就不错了。在我看来，本书几乎三个标准都能符合，那就更不错了，那它不是神品，也算是上品了。

「散文」

老家的老床

■陈友中

每当我听到“日求三餐，夜求一宿”这一俗语，老家床铺的形象就会在我眼前浮现。茅屋五六间，旧床六七张——这是我十七岁前住茅庐的情形。茅庐坐北朝南，正厅西首是灶台，柴仓南是牛棚；东侧三间，再东面是围着墙的两间空基。

进门见床，开门见山；出步即岭，风光如画，这便是我山居的特色。我家大厅里两张床丁字形摆着，有客作客铺，无客自己睡。横着的是竹床：两条棕树凳子架着竹床板，人一转动叽里呱啦叫。另一张叫老床，黑得发亮的床架上放着个棕榈，床脚留有千百个蛀虫孔，全身黑黢黢的。我经常在其上面蹦蹦跳跳，尽情玩耍。母亲说我是在这床上出生的，所以特别怜惜它。我们内室里，也挤着两张床，一是木制的两头短；另一张也是有来历、有故事的，全称为：十一扇圆洞门高屏风床，我们简称它“圆洞床”。通常睡四人，有踏凳。床额上画着许多戏出：姜太公钓鱼、桃园结义……此外还有黑不溜秋的鱼、矮屏风的老床等。

我家拥挤不堪，黑暗杂乱，本无多余的床铺，根本不像“旅店”，但位于永乐古道边上，前无村后无店。天黑了，客人饿了，渴了，非要来住不可，因为这儿当年是温州最大的“黑市场”，农历周二、七集市，人山人海。头天，客人爆满，我家也因此成了深山里的旅店。

若一、两位客人，可独占一床；如人多，就得两三人甚至四人一起凑合。早到的客人往往有意见，道是“早到为君，迟到为臣，让迟来的多睡几个！”母亲笑着劝说道：“客人呀，全家人懒头——有发！我也不是为了这三毛钱。外面黑洞洞的，他们又累又饿，叫其到哪里去，我自己一家都饿柴仓了。”客人见状确实“有法”，海阔天空地聊：生意经、家庭事、朝廷轶闻……不一会儿呼呼声便取代了闲聊声。他们一整天挑着重担翻山越岭，别说床铺，就是在石头、溪滩上也呼呼大睡。

“圆洞床”往往挤着四大汉子，像鼹薯种似地躺着鼾声四起。我们一家就无床可容，常常真的睡柴仓。坐着烧火的柴仓凳，可坐四人。父亲去搬了大捆毛柴或稻草放到“仓”里，人靠其上——像在长途车里靠着睡。天冷，火炉里生着火。父亲拿着火钳不停地拨弄着，使火苗熊熊不熄。三四个小时过去——凌晨三四点钟，客人醒来叫嚷：“阿嬷，煮饭噃！”这些多半是蒲岐挑海货的，要去“深山闹市”占好摊位。这时，母亲把在梦乡里的孩子抱到客人离开的、温暖的床上继续作梦。父亲便留着烧火，开始他们的一天劳作。

有几件与床有关的事，我还记忆犹新。

与客人搭铺。有时让我与客人搭铺。一位蒲岐人，叫金鹏，中年，同字脸，坚实魁梧的个子，很乐观，会讲自己和别人的故事。我与他睡，就因他会讲、能讲，我听来了不少知识：下涂捉蟹钓弹涂呀，出海捕鱼呀……均让我入迷。钓带（鱼）与网捕区别——钓带“星牌”亮而完好，网捕的就破破烂不堪。出海断粮了，黄鱼、鲳鱼等均不能“当饭吃”，只有带鱼可以。蒲岐人吃鱼，上面的肉吃了，不能翻转过来，翻，翻船也，忌讳……

有一夜，他讲完故事很累了，重重地躺下去，“哗”一声，床板断了，我们都随声下陷。还在灶间忙忙碌碌的父母亲急忙赶来，惊呼“咋啦？”他们来扶我们时，见我们安然无恙，因为床底下放着几袋鱼干，给顶住了。“这袋鱼干灵性，明天会卖好价钱！”这时所有顾客都挤着看，见有惊无险，都取笑着哈哈大笑。

我与老金成了“忘年交”。如果集市前天来得早，我带他上山采野果，如山楂、覆盆子，他吃了还带些去给孩子吃。他一市（五天）两天到这赶集，一担海货出售，除了吃住：吃三餐（集市头天晚餐，集市早、中餐）一元二；住宿费三毛。一般可净得六七块，好的时候也能赚到十来块。农闲其余三天到乐清湾下涂，由于他是下涂的能手，一天也能捞到两三块钱的虾、弹涂、青蟹之类。农忙时要做工分，工分值只有一块许。他一家五口，计划着勉强度日。

圆洞床的故事。我六七岁光景，近地都流行圆洞床。我父母母是结婚时没有睡过新床，拟弥补昔日的缺憾；再者，还打算让家兄结婚再用。那时做圆洞床，是一样大工程，尽管家境贫寒，也挣扎着做。请邻地完工而来的木匠，我们都称他为阿福老师。他个子不高，红红的脸，脖子上老是挂着把鲁班尺。父亲几乎把家里所有的木头都寻出来，还是不够，到“黑市”买了些许。但坊间传说，木匠、油漆工、塑佛先生往往会路班（茅山法）。如主人亏待他，就会施法，让他全家不安甚至毙命。

母亲也出于对师傅的畏惧，诚惶诚恐，侍奉得特别殷勤。一日三餐加点心，尽家中所有，起、吃都得杀鸡设宴招待，父亲还不断劝酒，到虹桥买菜。1982年我结婚时，圆洞床虽被搬到虹桥所在学校，但它很占空间，另外当时流行的是一头高，一头低的高低床。我把它搁置于亲戚家，后被家兄搬到温州，多年后父母移居虹桥后又运回来，去年老家旧屋重修了，它才回到“娘家”。住茅棚之时，它就被烟火熏得像个“黑人”，现在更苍老，有的横木已腐朽，戏出图案全模糊不清，似一位时合时离的“老娘舅”，随我们周转了半个多世纪才回到故里。

鄂尔多斯荣恒羊绒推出

“首届暖冬羊绒节”今日开幕

厂家直供 全场低至0.6折 2折封顶

热线：15957723050 时间：1月12日(周五)—1月15日(周一)

地址：乐清市宁康西路96号金鼎大酒店5楼507

公交线路：宁康西路4路、11路；乐湖路口9路、16路、21路；丹霞路口5路、13路、夜1路。

寒冬来临，很多消费者都会考虑在寒冷的冬天为家人和自己准备些优质、轻便、保暖的羊绒产品，本届羊绒节是您不错的选择。无论是柔软精纺、保暖性超好的羊绒衫，还是细腻绵柔、款式新颖的羊绒围巾，都是这个季节的上好选择。本次羊绒节推出的羊绒衫、羊绒裤、羊绒内衣、羊绒围巾、羊绒披肩、羊绒床品等，全部采用鄂尔多斯地区优质山羊绒、先进工艺精纺细织而成。除了价格优惠外，羊绒制品的品类多、款式新，都是您放心选购的新年好礼物。

